

孟子

後藤點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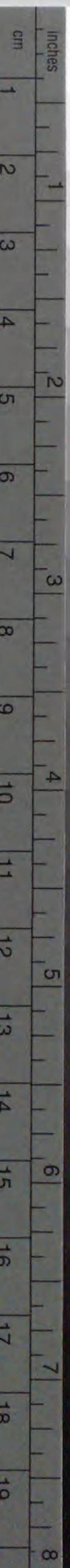
123.8
~
Sw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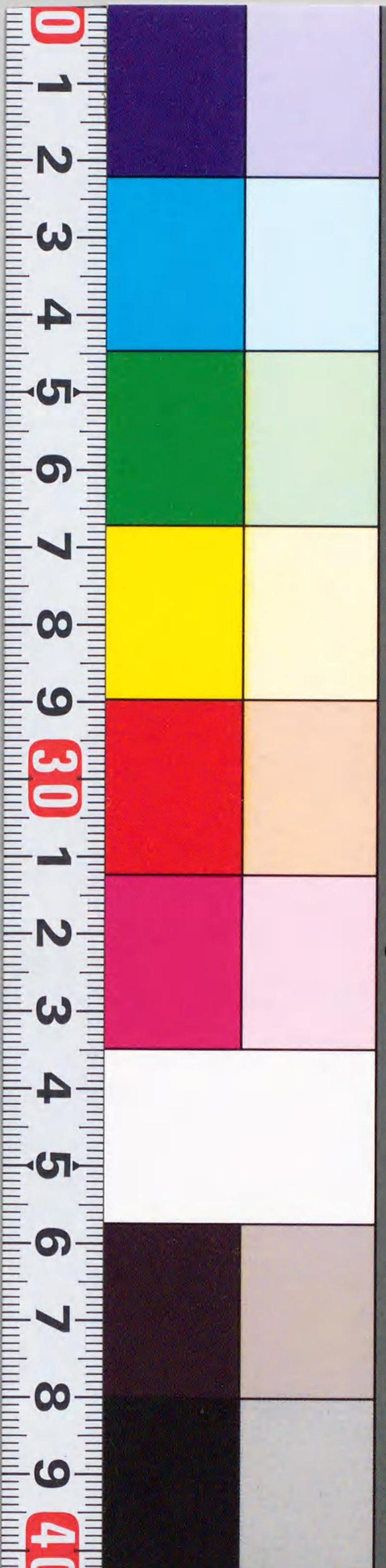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1238 A Sw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字孟孫之後漢書註云

騶人也

騶亦作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未知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

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乙酉孟子

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



337814

朱熹集註序說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無他據。又未知孰是矣。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申息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二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遠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焉荀與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其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本己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子學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尚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

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學子之時世
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
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
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
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晶氣
象無許多光耀也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章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鎰也都大梁僭稱王
論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身禮
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
所謂利蓋富國
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
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
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故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

取千馬千取自鳥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

奪不賢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此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其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自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鳴鶴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也此章之大意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麋鹿魚鼈古之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經量度也靈臺文主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主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牡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挾滿也孟子言文主雖用民力而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看蓋由文主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主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于及女

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

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子亭之書所以造端於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上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見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子亭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經量度也靈臺文主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主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牡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挾滿也孟子言文主雖用民力而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看蓋由文主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主亦得以享其樂也

室音昌殺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時害何也然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五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

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

如少寡人之民不怨多何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

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養其民不恤其民惠王能

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鳥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掉擇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自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若人稱之曰王。則平聲。

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穀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本。恐妨五穀。故於疆下植桑。以供耕織。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玄田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為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氏黑髮之人。猶泰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畫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

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彘。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食。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

罪於歲凶。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及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孔子少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章句。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干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入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而自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術一己之從而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夫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

強焉使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此死者酒如

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其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

釋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便反歛易皆去聲釋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歛此一者仁政之木目也易治也釋耘也盡已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釋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我之蓋孟子之本意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

襄王惠名赫

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乎聲語告也不似入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

孰能一之

也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也甘嗜

孰能與之

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

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

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由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

御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殺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魏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未多而天下愈亂秦吾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甲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

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

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也

也護保愛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

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早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旱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不忍其

殼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寡鍾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音核舍上聲殼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鍾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罍也殼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

疏之語而問
王不知果
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殺而不可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
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牛即不忍其

殺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亦似各
實有知百姓所識者
然我之心不好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至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忍

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惟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或
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
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
不忍豈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
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

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疾而哀鳴也蓋人之
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
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意夫子之言於我心有感感焉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
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成賦
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

心復萌乃知不從外得
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自吾刀足以與者

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詩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至不

為也非不能輿平聲為不之為去聲一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

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長上聲折之古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

折枝以長者之命折州木之技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

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

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木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

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心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及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其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巨構然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柳發語辭士戰上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

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其於殺敵練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有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米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

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

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己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者大國其臨也若知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

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

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

九齊集有其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是豈棄亦及其本

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以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勝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及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

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

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想與前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

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

之惛與同音曰無惛產而有惛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惛產因無

惛苟無惛故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皮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

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輕玄田許六反不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事

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乎設耳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及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行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甲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與斯心而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無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專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行政雖以字字反覆曉告精切如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九十一
章六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
見音現
下見於

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壯暴齊臣也
庶幾近辭也三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諸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

合樂世俗
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
聲樂樂下字
音洛孰樂亦

音洛獨樂不若與
入與少樂不若與
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
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感子六反額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
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也人憂感則蹙其
額極第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

民使
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

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
浴與民同樂者相好樂之心
以行行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
百姓同之則
天下之民歸

之矣所謂齊其無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商而之樂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
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
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
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大聞鐘鼓管籥之音而
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

囿音育又傳直戀反囿者蕃畜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
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播播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
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
音饒芻草
也蕘斬也

臣始美於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

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
百里為郊郊外有閑阱坎地以
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豆句音句
音鈞仁人之心寬
洪惻恤而無敵詩

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五所以字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
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昆夷後皆文王事昆
詩大雅大王事昆夷後皆文王事昆夷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
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矣理故曰樂天不敢
違理故曰畏天句各偏覆無不周備保天下

之氣象也制節謹
度不敢縱逸保
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
將之篇時
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
不能專大
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
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
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敷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
徂往也莒詩作放徂旅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祜
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

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諸侯皆取法也不敢無
事懷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

勞者弗息眊眊疇護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喻古勝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
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攬謂
攬糶之屬疇眊側目貌疇相也攬謂也

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也方逆也命王
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
謂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思友

謂之流從流上而思友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匹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
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夫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言先王之法
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用招是也其詩曰

齊魯得大者魯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微陔里反招與韶同畜教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管也大師樂官也君

民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微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止其君之欲道為君之所允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是夏

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好勇也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而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衛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衛行謂作亂而孟子釋書意如此而亦言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樂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樂音洛一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則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

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不主

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

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故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

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

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滄獨

與平聲哿音奴鰥婦頑反哿工可反滄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

是九分而稅其二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

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水澤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祭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

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滄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是君公劉好貨詩

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思戢用光已失斯

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饑音侯棠音枕

取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哉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威谷也揚餼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見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京公置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大音恭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跡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

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每如此豈不能嘉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存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至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從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折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

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

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友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

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見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卿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

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人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

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

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慎之

左右皆曰

賢果可也諸大夫皆曰賢亦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

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言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

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季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意也書曰

成湯放桀於南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中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

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言蓋王在紂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唯不然未免於篡殺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

曰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木木工師得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兼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

此雖萬鎰必使弄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王之在石中者鎰二

十兩也王人王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拘私欲而不仕賢是愛國家不知愛王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久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仕孟終身而不遇蓋以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

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

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單食盡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單音丹人食立音嗣單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

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代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

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

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

里與入者也

千里畏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

（賈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後我言湯何為

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后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

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栗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大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

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老同倪五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專齊論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哉

○鄒與魯鬬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闕聞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然其上故疾視其死而

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宰

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
輟轉而死也充滿也上
謂君及有司也本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行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舍覆巢府庫所以為民也豈年則斂之心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

楚事亦罕事楚乎

問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擊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亡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侮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始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丁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

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以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始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可子墨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

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鹿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威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大如能

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推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天王之德而責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余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

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後喪，母踰過也。言厚母薄父也。諸，應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子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立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什於，魯自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三鼎。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且。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開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也。

孟子卷之二

